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四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八

論議辨

封建論

一篇强詞悍氣中間段落卻精爽議論卻明確千古絶作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

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

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

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

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

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

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
也

四維論

建議處自是精研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
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
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
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

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

廉與耻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茍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守道論

的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

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茍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叅伍毆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逺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

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

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六逆論

所言亦是特其淺者耳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

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

於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

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精悍嚴謹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㪍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

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駮復讎議

此議即韓公不可行于今半邊而精悍嚴緊柳文之佳者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玆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玆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唐荊川曰此等文字極嚴無一字懶散　又曰
理精而文正左氏國語之亞也

桐葉封弟辯

此等文並嚴謹移易一字不得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茍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

臣者耶是直小丈夫䎃䎃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唐荊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二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論語辯二篇

此等辯析千年以來罕見者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

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逺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

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列子

孔子没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柳子厚為之辯析並有指歸可觀覽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

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祖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

槃於孔子道然其虚泊寥濶居亂世逺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

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葢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

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

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恠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

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

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五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九

說賛雜著

天說

類莊生之旨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

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

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墻垣城郭臺
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
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
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
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
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
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
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

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

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觀八駿圖說

俊逸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

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騂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

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捕蛇者說

本孔子苛政猛於虎者之言而建此文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
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
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
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
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
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
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
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

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

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鶻說

柳子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文亦

可以刺世矣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

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為甚今恐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

觀其所為則今之説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顧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說車贈楊誨之

子厚之文多峻峭巉巖而骨理特深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

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杅山而伻上而輕下而軒且曳袢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

署與兩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斗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揚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内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衡引馬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

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伊尹五就桀贊

尹之五就桀處尹知之吾不能言之然而子厚

揣摩亦綿有入思緻處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

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

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

恐其遲亟往以觀焉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禩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子厚深服昌黎故其題如此亦其讓能之一端也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觔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若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

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

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晉問

即漢魏以來七之遺也然所見不遠姑存之以見子厚詞賦之麗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
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
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
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偄之
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岈鬱怒若
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
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闞蹀戶惕若僕妾其
掖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

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麋沸黿鼉詭怪于于汨汨騰倒駃濺委泊涯涘呀呷欲納推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鴿于嘎崩石之所轉躍大水之所擢拔湍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艫之所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隮雲逌雨瞬目而下者

榛榛沄沄百舍一趣若是何如奚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鎩為鈎為鏑為鏃為槊為鍭出太白徵蓐收召掐搔伏蚩尤肅肅褫褫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

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晝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

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塞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紜紜轠轠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駢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

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驂霧鬛斸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梢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鬬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鱻集啾啾湒湒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麾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葡息御以王良趍以范馯軒以鑾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奚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潘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漱泉源之淦瀯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柫填層谿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淜淜洶洶薨薨若驚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㠑捎殺摧崪坱

扎霞披雹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鶡鸛鵞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冐没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慼匯流雷解前者汩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捽首軒尾須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崪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

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
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
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
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
陳四累之下也且虒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壓津涯千里雷馳重馬
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罩留
罷里織維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

顔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鬐戮白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流離掬縮推移罙曾網虡騰天彌圍掉躒攤踴以登夫歴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摛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㗲匍匐復就臠切莫保龍籍具粿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鰽鮹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舄鹵閒膾炙之美則擀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瀰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

膏浸潗濕滑汩瀰高掩庳漫壠冒塊決決没没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沛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慓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冪冪奮儥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

巍㠔乎㴱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鸁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
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鹽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
以征以貢其賫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
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
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奚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
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

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

交錯文質響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
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
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
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
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
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
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
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

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畀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怨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

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興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六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十

雜著

予覽子厚所托物賦文甚多大較由遷謫僻徼日月且久鬱書之暇情思所嚮輒鑄文以自娛云其旨雖不遠而其調亦近於風騷矣予故錄而存

之

乞巧文

文與昌黎之送窮相上下而所占地位下一格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茍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

乃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欵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

垤蝸休於殼黿鼉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
彷佯為狂局束為謟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嗤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
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
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絶命
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
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鬼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
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
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
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
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
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寃擘眥流血一辭
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

白喙呀飛走騈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
覼者舜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
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
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胃歐大赦而歸塡恨低
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
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
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
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爽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
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
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
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
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
中草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斬曲几文

經曰曲而等聖人未嘗絶曲也子厚性獨剛直故以此得世謗嫉而斬之情見乎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為棟楹齊為閭閾外隅平端中室謹飭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斵茲揉木以限肘腋歆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

咎厥始惟物之殘禀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
燠寒欝悶結澁瘻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
屈縮恧嶊屼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蟜
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鬼禍氣侵骨
淫神化脉體仄筋倦縈乖衛逆乃喜兹物以為己適器
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
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
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

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尊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并序

柳子不殺蝮蛇胸次亦大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

肆其害然或憮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瘇足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鬭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闇是惡

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脊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斷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禀受若是雖欲為鼉為蟦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

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揺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㖞舌揺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楹窒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噫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忍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抉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恵

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終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内今雖寛焉後則誰賚隂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并序

亦足風刺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徳静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内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

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齚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

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齗外以敗物兮内以爭羣排鬭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禾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

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儆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逐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弔屈原文

文不如賈誼所弔屈原者之賦而詞亦爣朗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

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褎北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菫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娯娯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娟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凛凛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

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
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
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
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
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
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
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

是之為狂袁余衷之坎坎兮獨藴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内激兮抑銜恐而不長芈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三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

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

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𠰱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

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廪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

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謗譽

較之吕黎原毀文當退一格然亦多雋辭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

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

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
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
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鄉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
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
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
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
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

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

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對賀者

解嘲釋誂諸文之遺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於道故若

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寛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茍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静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茍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

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愚溪對

柳子自嘲并以自矜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

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涣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覰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覯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

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徳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懐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

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

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衡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俛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設漁者對智伯

諷貪得而招敵者而文亦極力摹寫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鯋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

食焉然其饑也亦迈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憒環坻溆而不能出𦊧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吸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蹷於碣石槁焉𦊧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

之臣亦徒手得馬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鯋鱮鱣鱧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

鱗鱠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鰌遺脩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戲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

鄴亂摧於安邑胊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鰌蕘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悦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六